

I 緣光【臨時任務】

「……近日因為鋒面南下，北部、東北部、東部雨勢將會持續到後天，耶誕假期恐怕泡湯……」

短暫的氣象預報結束之後，開始播放起應景的耶誕歌曲，賣場裡到處擺設耶誕樹，樹上閃爍的 LED 燈映著櫥窗外陰霾的天空，倒真有幾分耶誕節的味道。

下午三點，賣場裡人潮還未湧現，三三兩兩地隨意逛著，純粹殺時間，倒是有抹身影推著手推車走得又快又急，抓起架上的商品又狠又準，像是紀律森嚴的軍人。

然，下一刻，推車停在一列貨架前，林怡君涼涼看著四男一女互做掩護，順走架上兩瓶紅酒。

有人驚覺她的注視，推了推夥伴，五人同時回頭，以為事跡敗露，正想著要怎麼處理眼前的狀況，卻見那個女的推著手推車又走了。

五人有點傻眼，更多的是鬆了口氣。

算她識相！五人看了眼她的背影，又玩鬧地朝另一個貨架走去。

林怡君掏出手機傳 LINE 紙她的母親：（媽，沒人規定耶誕節一定要喝紅酒，我覺得白開水很健康，所以烤火雞配白開水吧。）（K 體）

她收起手機，快速地朝下一個貨架前進，行動毫不拖泥帶水，每個動作仔細又迅速，完美得無法挑剔，最終她停在某列貨架前，看著一對男女挑著圍裙，感覺上像是新婚夫妻般濃情密意，可是女方一身珠光寶氣和被歲月刻畫過的面容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一齣「阿嬌，我不想努力了」的勵志戲碼。

待了約十秒，衝破她個人的耐心界限，她毫不猶豫，轉頭就走，再次掏出手機：（姊，反正妳又不會作菜，沒圍裙也不會弄髒衣服，所以圍裙省了。）（K 體）

拉開清單，確定清單上的物品都拿了，她直接推到收銀台結帳，抱著兩箱媽媽姊姊囑託購買的物品上車，一隻邊境牧羊犬立刻來到她的身邊。

她摸了摸牠的頭，清秀的臉上終於漾開若有似無的笑意。「絲襪，咱們出發了。」

絲襪的毛色是純黑的，只有手腳是純白的，感覺就像是穿上絲襪，所以就將牠取名為絲襪，牠極具靈性地搖了搖尾巴，乖巧地坐在後座上。

林怡君把物品放好，目光落在副駕駛座上的一束花，看了看灰濛濛的天空，她發動車子，計算大約要多久才能回到老家。

半路上開始飄起毛毛細雨，她看了眼天色和時間，決定還是加快腳步，於是在進了隧道後將油門踩重一點，因為她等一下出隧道口時打算祭拜一下戰友，會多停留一點時間。

隧道裡，電燈不夠明亮，甚至有些還會閃爍，林怡君看了眼，不予置評。

她盯著前方遠處的光，知道已經離隧道口不遠，這時餘光瞥見照後鏡有輛車子閃出，企圖超車，她姣美的臉上閃過諷刺。

隧道內超車……想死也不要連累別人。

她在心裡毫不客氣地想著，將車駛近路肩邊線，給了很大的空間，就算超車很不行也應該可以平安度過，至少不會牽累她。

如她所願，車子很快超越往前駛去，後頭竟然還有車子想模仿，她無奈嘆口氣，等著後邊的車子超過，卻敏感地感覺到大地微微震動。

地震？

她正想著，地面突然狠狠地上下顫動，她立刻放開油門，慢慢地踩著煞車，注意著前後左右的狀況，感覺震動似乎停止，正鬆口氣時，前方隧道的燈啪啪地接連熄滅。

儘管坐在車內，林怡君也能感覺得到一陣氣流強烈侵襲而來，幾乎同時隧道頂棚坍方，大量土石挾帶巨石砸落地面，反彈的石塊砸到她的擋風玻璃上，不過轉眼間，黑暗徹底降臨。

II 墨水馨【神祕車禍】

深夜十一點半左右，月台上候車的人稀疏的只剩僅位數，還有一個縮在長椅上打盹。

身上攜帶一簡單提袋，阿松跳下公車，急匆匆奔向另一邊的客運月台，一面跨大步走一面看著手錶。

唉唷，還剩兩分鐘！

阿松一心一意趕車，直到倉促上了這班末班客運，一顆懸宕的心才定下來，心中也升起一股真是幸運的感覺。

他環視周遭，已有多位乘客都悠哉的坐定了，沒人像他一副著急忙慌的樣子，落坐後他由提袋內掏出毛巾，拭掉額頭上的汗水，同時不經意瞄向窗外，只見候車站內的椅子上坐著一個人，他的頭不安分地搖晃著，幅度還超誇張，阿松不由得多看了那個人幾眼。

不知是感受到阿松的目光還是什麼原因，那個人停住動作，兩眼睜得超大望著阿松，幾乎要脫出眼眶，鼻頭一顆明顯的黑痣，他是個上了年紀的阿伯，腳下放著一只竹編的大籠子，穿著看來就是農人。

突然，阿伯眼眶真的掉下一顆圓滾滾的眼球！

阿松嚇了一大跳，差一點驚喊出聲，這時車子緩緩駛出月台，朝著夜色出發，他連忙收回視線，轉回頭坐正，喘著大氣在心裡安慰自己。

沒事的，剛剛是他看錯了，一定是自己太疲累了，那些只是幻覺而已，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……

隨著車速加快，阿松的心也慢慢放鬆下來，同時往事也在不經意間從深層的記憶中浮上來。

三十多歲的阿松老家在東部鄉下，多年前他隻身北上混了幾年，沒有飛黃騰達，但好歹能安定過日子，他計畫再奮鬥幾年就能存夠買房子的錢，接爸媽北上同住。

可這般美好願景卻被攬亂了，因為疫情影響，他所任職的自助餐店老闆宣佈歇業，身為廚師的阿松從此失業，別說存錢購屋夢碎，連房租、生活費都成了問題，尤其在這敏感時刻，許多間店都被迫休業，想再找其他工作談何容易。

所幸休息了兩天後，他很快找到外送員職缺，從早到晚拚個不停，不管是早餐午餐下午，甚至是宵夜他都來者不拒，今晚就是拚了幾單宵夜才會搞到這麼晚，好不容易才趕上末班車。

阿松好不容易鬆懈下來，這些天他幾乎都沒有真正休息到，感受著車子平穩的搖晃，舒坦得瞌睡蟲都上身了，他按下扶手底下的按鈕將椅背整個往後仰，準備好好睡一覺，沒多久就沉入深深的夢鄉裡……

猛然間，頭頂傳來一陣劇痛，阿松驚醒，下意識伸手摸疼痛處，卻摸到一顆溼漉漉的拳頭，手指上還有圓狀突起物。

被阿松碰到的剎那，那拳頭倏地張開往後退，阿松的手也跟著往後抓握，可惜撲了空。

有人惡作劇嗎？

阿松猛然站起身往後看——他後面的座位沒有人。

從阿松的座位算起，後面的第四個座位上坐著一位年約五十的中年男人，但他閉著眼，顯然已經入睡；走道另外一邊第三個座位上是一位帽子戴得極低的女人，看不到她的臉也看不出年紀。

女人的後座則是一名少年，但這麼遠的距離，他們三個人無論如何都構不著他的頭呀。

阿松轉回身坐下，摸摸頭決定繼續睡，就在他即將二度入睡之際，右邊襲來一陣寒風，同時耳際傳來一陣巨大聲響，阿松被嚇醒，伸手掩住右耳並望向右邊。

他坐在靠走道的座位，隔壁靠窗處沒有人坐，阿松看到黑乎乎的窗外出現一個線條清晰，可是身影卻淡得透明的男生。

III 玉筆【救難驚魂】

任務地點離魏寧家並不遠，就在阿里山的半山腰，正當他以為很快就會到達時，原本萬里無雲的好天氣在進入山區後立刻泛起了霧氣，讓他不得不放慢速度。

山上的天氣本來就變得很快，魏寧想到傷患不可能在寒冷又潮濕的深夜待太久，即使有些危險，他還是盡可能增加了速度。

過了大約半小時，魏寧來到了集合地點的停車場，這裡位於阿里山山區步道附近，大半夜的除了魏寧以外，還有兩男兩女揹著裝備，其中一男一女的體格和姿勢很明顯就是老手，氣勢也完全不同。

「你就是支援的吧，幸會，我是葉毓瑜。」那位有經驗的女性率先開口，她有著高挑的身形和開朗的笑容。「這兩個只有幾次經驗，多多關照他們。」

「我雖然經驗不多，也不會扯後腿的。」看起來二十來歲出頭的男性撇撇嘴，似乎對於毓瑜的介紹不太高興。「我是王欣明，叫我阿明就可以了。」

「我是救護士，可以叫我的綽號眼眼。」相對於其他人嚴肅的氣氛，自稱為

眼眼的二十來歲女性顯得很活潑，在霧中也能看到黑色短髮上的粉色挑染在晃動。

「我是魏寧。」

如果可以的話，魏寧根本就不想自我介紹，然而毓瑜已經起了一個頭，他只能硬著頭皮簡短的自報姓名。

「你這人也太陰沉了吧，自我介紹應該多說一點不是嗎？」

最後的男性用力拍著魏寧的肩膀，在霧氣裡發出響亮的聲音，男人看起來三十來歲，有著深邃的輪廓。

他的嘴明顯過動，開口後就沒有停下。「我們已經延誤了，應該趕緊出發。阿明，你怎麼連肩帶都沒有調整好，是希望裝備散落一地嗎？眼眼，妳的急救包放這種位置是想被樹枝給勾掉啊？還有魏寧身上的裝備是怎麼回事，看起來這麼舊，是不是沒有好好保養？對了，我是陳幸豪，大家請多關照啦。」

幸豪食指和中指併攏，對魏寧等人行了個禮，他的快樂也讓兩名年輕人一愣一愣的，立刻轉過頭檢查自己的裝備。

這個人是怎樣，也太聒噪了吧？魏寧皺著眉頭。

「總之，基本的人員到齊了，這邊先從步道走進去，邊走我邊報告狀況。」毓瑜邊說邊將一台對講機留在停車場的車輛引擎蓋上，看來是用來跟後面的人接應用的。

「最後一次收到求救訊號是一個半小時前，研判應該是前幾天通報失蹤的一家人，以訊號位置研判，應該是一處廢棄的隧道。」毓瑜在前面一邊開路一邊解釋給魏寧聽。「聽說你有經驗，知道大概是什麼樣的隧道吧？」

「阿里山林鐵的舊隧道。」魏寧幾乎是立即回答。

日治時期到民國初期，林務局為了開採阿里山的林業資源，在這裡鋪設了數條鐵道，除了現在有名的阿里山小火車以外，也有許許多多鐵道和隧道消失在森林之中，歸化成大自然的一部分。

位於深山的鐵路，也有的到最後都沒有拆除，廢棄的鐵道和道路就這樣閒置在森林深處。

「沒錯，你果然很有經驗耶！」毓瑜說著，用手電筒照向前方。

「我們這次是先行部隊，先替傷者做基礎的處置就可以了，時間太趕只能先湊出五人就出發，還好那個位置並不難找，早上就會有其他支援沿著過來了，我們先開路並彙整情況就好。」毓瑜說完來到一處柵欄旁邊，用手電筒往底下照。

這裡是一個斜坡，雜草叢生，沒有經驗的人走會非常危險。

阿明往底下看，吞嚥了一下口水，雖然方才說過自己不會扯後腿，但實際看到這麼難走的路後還是產生了遲疑。

魏寧二話不說率先往下踩，用小刀清理出可以踩踏、抓握的地方，在一路往下試探穩固的位置，率先踩出了一個階梯。

毓瑜和魏寧在前方帶路並開路，拿著短刀劈開植物、整理沿途的障礙物，除了是保障前進的安全，也是為了撤退時做打算，畢竟可能會有傷者在，到時候可

就沒有這種餘力好好整理道路了。

霧氣和寒冷讓他們前進的動作很慢，三公里不到的路程他們花了將近一小時也走不到一半，本來阿明和眼眼還有心思說話，到後來疲憊感和寂靜帶來的緊張感，使得他們默默都閉上了嘴。

前進好一段時間後，路途逐漸從難以走動的緩降坡來到了長且直的平坦道路，雖然這邊雜草叢生，但還是能踩到廢棄的鐵軌，枕木大概已經腐朽，但踩踏上還是能感覺到這裡曾經被整頓過，走起來才這麼順利。

「應該就在這裡了……啊！」

在最前方的毓瑜停下了腳步，連帶讓眾人都停下步伐，一起抬頭看。

這裡是一處廢棄隧道，隧道壁水泥斑駁，植物擠在縫隙之中生長，從這裡看進裡頭，漆黑的隧道內什麼也看不見，只能隱約聽到風的聲音，外表看起來更顯陰森。

「真的有遇難者在這裡嗎？怎麼看都不像是有人的樣子……」眼眼小聲地說道。

IV 卡卡加【詛咒印記】

為了向女友賠罪，男人早早在網紅餐廳訂了位子，還專程請假兩小時提前出門，早早接上了女友，沒想到還是堵車了。

其實男人已經選擇了最不容易堵車的匯通隧道，但此刻隧道內卻只看得到一片紅紅的車尾燈，男人不斷安慰著身邊的女人，卻看到副駕駛座外頭站著一個人。

車子堵得這麼厲害，那個人站在隧道裡面做什麼？他有點疑惑，卻也沒多想。

大概堵了二十分鐘左右，前面的車子終於動了，雖然龜速行駛著，幾乎是一腳油門一腳剎車，但總比一動不動要強一點。

「我們出門早，距離預定的時間還早，那之前我們一定可以趕過去的。」男人一邊說一邊輕輕拍了拍女人的肩膀。

這時候，他又看到了方才那個人，那人往車裡面看過來，身體呈現一種很奇怪的姿勢，身體向前，而臉朝他們，脖子轉了四十五度，臉上似乎還帶著一抹若有似無的笑容。

男人連忙伸手按下了中控鎖，「喀噠」一聲，車門鎖住了。

坐在副駕駛座的女人有些詫異，男友平時並沒有鎖車的習慣，「怎麼了嗎？」

「沒什麼，把妳的包包放好。」他提醒女友，心裡多了幾分戒備。

堵車站在那裡看他們也就罷了，現在車子緩慢向前行駛著，這個怪人還一直跟在旁邊，是想要做什麼？

擁堵的道路逐漸恢復了暢通，兩人開心的往目的地駛去，然而那個人卻始終站在窗外往裡看，這讓男人感到十分詫異。他的車速已經提到了每小時六十公里，怎麼可能有人能夠一直跟在外面呢？

「妳……妳看窗外……」他不確定是不是自己眼睛出了什麼問題，於是向女友確認。

女人有一段時間沒見男友了，全部心思都在他身上，視線根本沒有離開過他，男友一說她才疑惑的轉頭看向窗外，居然看到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正陰惻惻的看著他們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女人嚇了一跳，也不管男友正在開車，側身一把摟住了他的胳膊。

「你也看到了？」男人再次確認，「外面那是站了個人嗎？」

「好像……好像是……」女友顫顫巍巍的回答，把頭埋在他的右手臂彎裡不敢抬頭。

「這……這不可能啊……」

確切的說，用「站著」這個詞來形容那個人是不對的，她絕對不只是站著，因為她和車子正以同樣的速度在前進，但是卻沒有任何行走時該有的動作，這讓男人不由得想到一個動詞——飄。

想到這裡，男人將油門狠狠地踩了下去，車子的速度越來越快，漸漸超過了八十。女人因為突然加速向座椅靠背倒過去，她又害怕又疑惑的再次望向副駕駛座這邊的車窗，那個人還在那裡不遠不近的看著他們，顯見加快的車速並沒有甩掉那個奇怪的人。

而男人這時卻發現了另外一個問題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隧道裡面已經一輛車都沒有了。

剛才因為太過害怕，他將車開得飛快，只想著甩開那個一直看著他們的怪人，都沒有注意到周圍，男人握著方向盤的手滿是冷汗，他將油門踩到了底，車子像箭一般飛馳而去，然而站在窗外的那個女人仍然一動不動的死死盯著他們。

男人有些恍惚，他開始懷疑他們的車子是不是根本沒有開動，只是一直停在原地，但是不斷飛速倒退的隧道景色卻告訴他他車子確實是在前進的。

「她在笑什麼？她在笑什麼？」女人有些崩潰了，他越往外看，越覺得那個怪人在衝著他們笑，她歇斯底里的喊著，緊接著按下了車窗按鈕。

「別開窗！」男人雖然嘴上這樣喊，但卻沒有阻止，其實他內心也想要仔細看看外面那個奇怪的人。

副駕駛座的車窗緩緩打開了，男人的心急速跳動著，好像隨時要從嗓子眼裡跳出來。

車窗外是昏暗的隧道燈光，距離他們大概五六公尺的地方，那個怪人靜靜的站著，她的衣服已經破舊的看不出顏色，長長的頭髮遮住了半邊臉，露出來的那一半臉也髒污不堪，還隱約混雜著血跡。她全身上下最醒目的地方是腳下那一雙完全和打扮不符，鮮紅色的、嶄新的高跟鞋。

就在這詭異的氣氛下，男人突然狠狠踩住了剎車，在刺耳的剎車聲之後，兩個因為慣性向前撲倒的人直起了身子，不約而同地轉頭看向副駕駛座的車窗。

那個怪人仍舊站在那裡，看著他們兩人，露出詭異的笑容。

「鬼啊！」女人毛骨悚然，歇斯底里的大喊了出來。

事情到這個時候已經再清楚不過了，站在外面的那個並不是什麼怪人，因為那絕不可能是個人！

隨著女人的話音落下，女鬼開始扭動身體，她的頭和身體不自然地左右擺動著，並發出「喀喀」的聲音，她的關節好像可以三百六十度轉動一樣，四肢詭異的擺動，然後突然像隻野獸一樣騰空而起，撲向了兩人所駕駛的車輛。

CrescentFamily